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妒婦方

話說金桂聽了，將脖項一扭，嘴脣一撇，鼻孔裡哧哧兩聲，冷笑道：「菱角花開，誰見香來？若是菱角香了，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？可是不通之極！」香菱道：「不獨菱花香，就連荷葉，蓮蓬，都是有一般清香的。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，若靜日靜夜，或清早半夜，細領略了去，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。就連菱角、雞頭、葦葉、蘆根，得了風露，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。」金桂道：「依你說，這蘭花桂花，倒香的不好了？」香菱說到熱鬧頭上，忘了忌諱，便接口道：「蘭花桂花的香，又非別的香可比。」一句未完，金桂的丫鬟——名喚寶蟾的——忙指著香菱的臉，說道：「你可要死！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？」香菱猛省了，反不好意思，忙陪笑說：「一時順了嘴，奶奶別計較。」金桂笑道：「這有什麼，你也太小心了。但只是我想這個『香』字到底不妥，意思要換一個字，不知你服不服？」香菱笑道：「奶奶說那裡話？此刻連我一身一體是奶奶的，何得換一個名字，反問我服不服？叫我如何當得起？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你雖說得是，只怕姑娘多心！」香菱笑道：「奶奶原來不知，當日買了我時，原是老太太使喚的，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。後來伏侍了爺，就與姑娘無涉了。如今又有了奶奶，越發不與姑娘相干。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，如何惱得這些呢？」金桂道：「既這樣說，香字竟不如『秋』字妥當。菱角菱花皆盛於秋，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？」香菱笑道：「就依奶奶這樣罷了。」自此後遂改了「秋」字。寶釵亦不在意。

只因薛蟠是天性『得隴望蜀』的，如今娶了金桂，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，舉止輕浮可愛，便時常要茶要水的，故意撩逗他。寶蟾雖亦解事，只是怕金桂，不敢造次，且看金桂的眼色。金桂亦覺察其意，想著：「正要擺布香菱，無處尋隙，如今他既看上寶蟾，我且捨出寶蟾與他，他一定就和香菱疏遠了。我再乘他疏遠之時，擺布了香菱，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，也就好處了。」打定了主意，俟機而發。

這日，薛蟠晚間微醺，又命寶蟾倒茶來吃。薛蟠接碗時，故意捏他的手。寶蟾又喬裝躲閃，連忙縮手。兩下失誤，豁瑯一聲，茶碗落地，潑了一身一地的茶。薛蟠不好意思，佯說寶蟾不好生拿著。寶蟾說：「姑爺不好生接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夠使的了。別打量誰是傻子！」薛蟠低頭微笑不語，寶蟾紅了臉出去。

一時，安歇之時，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，「省的得了饑癆似的。」薛蟠只是笑。金桂道：「要做什麼和我說，別偷偷摸摸的，不中用。」薛蟠聽了，仗著酒蓋臉，就勢跪在被上，拉著金桂，笑道：「好姐姐！你若把寶蟾賞了我，你要怎樣就怎樣。你要活人腦子，也弄來給你。」金桂笑道：「這話好不通。你愛誰，說明了，就收在房裡，省得別人看著不雅。我可要什麼呢？」薛蟠得了這話，喜的稱謝不盡。是夜，曲盡丈夫之道，竭力奉承金桂。次日也不出門，只在家中廝鬧，越發放大了膽了。

至午後，金桂故意出去，讓個空兒與他二人，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。寶蟾心裡也知八九了，也就半推半就。正要入港，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，料著在難分之際，便叫小丫頭子捨兒過來。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，因他自小父母雙亡，無人看管，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，專做些粗活。金桂如今有意，獨喚他來吩咐道：「你去告訴秋菱，到我屋裡，將我的綉子取來，不必說我說的。」小捨兒聽了，一徑去尋著秋菱，說：「菱姑娘，奶奶的綉子忘記在屋裡了，你去取了來送上去，豈不好？」

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，不知何意，百般竭力挽回，聽了這話，忙往房裡來取。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，一頭撞進去了，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，轉身回避不及。薛蟠自為是過了明路的，除了金桂，無人可怕，所以連門也不掩。這會子秋菱撞來，故不□分在意。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，今既遇見秋菱，便恨無地可入，忙推開薛蟠，一徑跑了。口內還怨恨不絕，說他強姦力逼。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，卻被秋菱打散，不免一腔的興頭，變做了一腔的惡怒，都在秋菱身上。不容分說，趕出來，啐了兩口，罵道：「死娼婦！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游魂。」

秋菱料事不好，三步兩步，早已跑了。薛蟠再來找寶蟾，已無蹤跡了。於是只恨的罵秋菱。至晚飯後，已吃得醺醺然，洗澡時，不防水略熱了些，燙了腳，便說秋菱有意害他，他赤條精光，趕著秋菱踢打了兩下。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，既到了此時，也說不得了，只好自悲自怨，各自走開。

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，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，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。先是秋菱不肯。金桂說他嫌醜了，再必是圖安逸，怕夜裡伏侍勞動。又罵說：「你沒見世面的主子，見一個愛一個，把我的丫頭霸佔了去，又不叫你來，到底是什麼主意？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！」薛蟠聽了這話，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，忙又趕來罵秋菱：「不識抬舉，再不去就要打了！」秋菱無奈，只得抱了鋪蓋來。金桂命他在地下鋪著睡，秋菱只得依命。剛睡下，便叫倒茶，一時又要搥腿。如是者，一夜七八次，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。

那薛蟠得了寶蟾，如獲珍寶，一概都置之不顧。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：「且叫你樂幾天，等我慢慢的擺弄了他，那時可別怨我！」一面隱忍，一面設計擺弄秋菱。半月光景，忽又裝起病來，只說心痛難忍，四肢不能轉動，療治不效。眾人都說是秋菱氣的。

鬧了兩天，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，上面寫著金桂的年庚八字，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。於是，眾人當作新聞，先報與薛姨媽。薛姨媽先忙手忙腳的；薛蟠自然更亂起來，立刻要拷打眾人。金桂道：「何必冤枉眾人？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。」薛蟠道：「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裡，何苦賴好人？」金桂冷笑道：「除了他還有誰？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？雖有別人，如何敢進我的房呢？」薛蟠道：「秋菱如今是天天跟著你，他自然知道，先拷問他就知道了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拷問誰？誰肯認？依我說，竟裝個不知道，大家丟開手罷了。橫豎治死我，也沒什麼要緊，樂得再娶好的。若據良心上說，左不過是你們三個多嫌我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痛哭起來。

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，順手抓起一根門門來，一徑搶步，找著秋菱，不容分說，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了，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。秋菱叫屈。薛姨媽跑來禁喝道：「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！這丫頭伏侍這幾年，那一時不小心？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！你且問個清淨白，再動粗。」

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，怕薛蟠心軟意活了，便發聲浪氣大哭起來，說：「這半個多月，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，不容進我的房，惟有秋菱跟著我睡。我要拷問寶蟾，你又護在頭裡。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。治死我，再揀富貴的標致的娶來就是了，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？」薛蟠聽了這些話，越發著了急。

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著兒子，百般惡賴的樣子，□分可恨。無奈兒子偏不硬氣，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。如今又勾搭上丫頭，被他說霸佔了去，自己還要佔溫柔讓夫之禮。這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。正是俗語說的好，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」，此時正是公婆難斷房幃的事了。因無法，只得賭氣喝薛蟠，說：「不爭氣的孽障，狗也比你體面些！誰知你三不知的，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，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。什麼臉出去見人？也不知誰使的法子，也不問清就打人。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，白辜負了當日的心。他既不好，你也不該打。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，你就心淨了。」氣著，又命：「秋菱，收拾了東西，跟我來。」一面叫人：「去快叫個人牙子來，多少賣幾兩銀子，拔去肉中刺，眼中釘，大家過太平日子！」

薛蟠見母親動了氣，早已低了頭。金桂聽了這話，便隔著窗子，往外哭道：「你老人家只管賣人，不必說著一個，拉著一個的。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？怎麼拔去肉中刺，眼中釘？是誰的釘？誰的刺？但凡多嫌著他，也不肯把我的丫鬟也收在房裡了。」薛姨媽聽說，氣得身戰氣咽，道：「這是誰家的規矩？婆婆在這裡說話，媳婦隔著窗子拌嘴。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！滿嘴裡大呼小喊，說的是什麼！」薛蟠急得跺腳，說：「罷喲，罷喲！看人家聽見笑話。」金桂意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越發喊

起來了，說：「我不怕人笑話！你的小老婆治我，害我，我倒怕人笑話了？再不然，留下他，賣了我！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，行動拿錢壓人，又有好親戚挾制著別人！你不趁早施為，還等什麼？嫌我不好，誰叫你們瞎了眼，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？」一面哭喊，一面自己拍打。薛蟠急得說又不好，勸又不好，打又不好，央告又不好，只是出入嚶聲歎氣，抱怨說：「運氣不好！」

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，只命人來賣香菱。寶釵笑道：「俗們家只知買人，並不知賣人之說。媽媽可是氣糊塗了？倘或叫人聽見，豈不笑話？哥哥嫂子嫌他不好，留著我使喚，我正也沒人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留下他還是惹氣，不如打發了他乾淨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跟著我也是一樣，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。從此，斷絕了他那裡，也和賣了的一樣。」

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，痛哭哀求，不願出去，情願跟姑娘。薛姨媽只得罷了。

自此後來，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，把前面路徑竟自斷絕。雖然如此，終不免對月傷悲，挑燈自歎。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，皆因血分中有病，是以並無胎孕。今復加以氣怒傷肝，內外折挫不堪，竟釀成乾血之症，日漸羸瘦，飲食懶進，請醫服藥不效。

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。薛蟠有時仗著酒膽，挺撞過兩次：持棍欲打，那金桂便遞身叫打；這裡持刀欲殺時，便伸著脖項。薛蟠也實不能下手，只得亂了一陣罷了。如今已成習慣自然，反使金桂越長威風，又漸次辱罵寶釵。

寶釵比不得香菱，正是個烈火乾柴，既和薛蟠情投意合，便把金桂放在腦後。近見金桂又作踐他，他便不肯低服半點。先是一衝一撞的拌嘴，後來金桂氣急，甚至於罵，再至於打。他雖不敢還手，便也撒潑打滾，尋死覓活，一一晝則刀剪，夜則繩索一一無所不鬧。

薛蟠一身難以兩顧，惟徘徊觀望，分不開得無法便出門躲著。金桂不發作性氣，有時喜歡，便糾聚人來鬥牌擲骰行樂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，每日務要殺雞鴨，將肉賞人吃，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。吃得不耐煩，便肆行海罵，說：「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，我為什麼不樂！」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，惟暗裡落淚。薛蟠亦無別法，惟悔恨不該娶這「攪家精」，都是一時沒了主意。於是寧榮二府之人，上上下下，無有不知，無有不歎者。

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，出門行走。亦曾過來見過金桂，舉止形容也不怪厲，一般是鮮花嫩柳，與眾姊妹不差上下，焉得這等情性？可為奇事。因此，心中納悶。這日，與王夫人請安去，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，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，「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淚，只要接了家來散蕩兩日。」王夫人因說：「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，只是七事八事的，都不遂心，所以就忘了。前日寶玉去了，回來也曾說過的。明日是個好日子，就接他去。」

正說時，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，說：「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。」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，聽見如此，喜的一夜不曾合眼。次日一早，梳洗穿戴已畢，隨了兩三個老嫗，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願。這廟裡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。寶玉天性怯懦，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，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，便退至道院歇息。

一時吃飯畢，眾嫗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玩耍了一回，寶玉困倦，復回至淨室安歇。眾嫗生恐他睡著了，便請了當家的老道士來陪他說話兒。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，弄些海上治病射利，廟外現掛著招牌，丸散膏藥，色色俱備。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，都給他起了個混號，喚他做王一貼。言他膏藥靈驗，一貼病除。

當下王一貼進來。寶玉正歪在炕上，看見王一貼進來，便笑道：「來的好。我聽見說你極會說笑話兒的，說一個給我們大家聽聽。」王一貼笑道：「正是呢，哥兒別睡，仔細肚子裡麵筋作怪。」說著，滿屋裡的都笑了。寶玉也笑著起身整衣。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沏好茶來。焙茗道：「我們爺不吃你的茶，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。」王一貼笑道：「不當家花拉的，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。知道二爺今日必來，三五日頭裡就拿香熏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是呢，天天只聽見說你的膏藥好，到底治什麼病？」王一貼道：「若問我的膏藥，說來話長，其中底細，一言難盡。共藥一百二口味，君臣相濟，溫涼兼用。內則調元補氣，養榮衛，開胃口，寧神定魄，去寒去暑，化食化痰；外則和血脈，舒筋絡，去死生新，去風散毒。其效如神，貼過便知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不信，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？我且問你，倒有一種病，也貼得好麼？」王一貼道：「百病千災，無不立效；若不效，二爺只管揪鬍子，打我這老臉，折折我這廟，何如？只說出病源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猜。若猜得著，便貼得好了。」王一貼聽了，尋思一會，笑道：「這倒難猜，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。」寶玉命他坐在身邊。王一貼心動，便笑著悄悄的說道：「我可猜著了！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，要滋助的藥，可是不是？」

話猶未完，焙茗先喝道：「該死！打嘴！」寶玉猶未解，忙問他說什麼。焙茗道：「信他胡說！」嚇得王一貼不等再問，只說：「二爺明說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問你，可有貼女人的妒病的方子沒有？」王一貼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這可罷了！不但說沒有方子，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樣還算不得什麼。」王一貼又忙說道：「這貼妒的膏藥倒沒經過。有一種湯藥，或者可醫，只是慢些兒，不能立刻見效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湯？怎麼吃法？」王一貼道：「這叫做『療妒湯』。用極好的秋梨一個，二錢冰糖，一錢陳皮，水三碗，梨熟為度。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，吃來吃去就好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也不值什麼。只怕未必見效。」王一貼道：「一劑不效，吃二劑；今日不效，明日再吃；今年不效，明年再吃。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。甜絲絲的，又止咳嗽，又好吃。吃過一百歲，人橫豎是要死的，死了還妒什麼？那時就見效了。」

說著，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，罵：「油嘴的牛頭！」。王一貼道：「不過是閑著解午盹罷了，有什麼關係？說笑了你們就值錢。告訴你們說，連膏藥也是假的。我有真藥，我還吃了做神仙呢，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？」正說著，吉時已到，請寶玉出去奠酒，焚化錢糧，散福。功課完畢，寶玉方進城回家。

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，孫家婆媳婦等人已待晚飯，打發回家去了。迎春方哭哭啼啼，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，說：「孫紹祖一味好色，好賭，酗酒，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。略勸過兩三次，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。又說老爺曾收著五千銀子，不該使了他的。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，便指著我的臉說道：『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！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，把你准折賣給我的。好不好，打你一頓，攆到下房裡睡去！當日有你爺爺在時，希冀上我們的富貴，趕著相與的。論理，我和你父親是一輩，如今壓著我的頭，晚了一輩，不該做了這門親。倒沒的叫人看著趕勢利似的。』」一行說，一行哭的嗚嗚咽咽，連王夫人並眾姊妹無不落淚。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：「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，可怎麼樣呢？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，不叫做這門親的；大老爺執意不聽，一心情願。到底做不好了。我的兒！這也是你的命。」迎春哭道：「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；從小兒沒有娘，幸而過孀娘這邊來，過了幾年心淨日子；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！」

王夫人一面勸，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。迎春道：「乍乍的離了姊妹們，只是眠思夢想；二則還惦記著我的屋子：還得在園裡住個三五天，死也甘心了。不知下次來還得住不得住了呢！」王夫人忙勸道：「快休亂說。年輕的夫妻們，鬥牙鬥齒，也是泛泛人的常事，何必說這些喪話？」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，命姊妹們陪伴著解釋。又吩咐寶玉：「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。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，都是你說的。」寶玉唯唯的聽命。

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。眾姊妹丫鬟等更加親熱異常。一連住了三日，纔往邢夫人那邊去。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，然後與眾姊妹分別，各皆悲傷不捨。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，方止住了。過那邊去，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，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。迎春雖不願去，無奈孫紹祖之惡，勉強忍情作辭去了。邢夫人本不在意，也不問其夫妻和睦、家務煩難，只面情塞責而已。

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